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七

左編

臣類相臣

宋李綱中興

綱乞降旨，在官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略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材錄用上從之。又建議以謂在京馬步軍十餘萬隸于三衙，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閱，因勒成步伍以備緩急。上初可。

之已而殿師王宗濞等以爲侵紊非祖宗制詔罷之。綱然後竊歎知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建議欲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行。詔以徐處仁吳敏及綱爲提舉官。命旣行爲南仲沮止。敏乞去不果。綱奏上曰。陛下卽大位於國家艱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愒日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耗蠹邦財者。宜稍裁抑以足國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爲然。委綱條具以聞。綱奏上三十餘事。謂如節度使至遙郡刺

史祖宗本以待勲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數絕少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換授環衛官以抑其濫又三省堂吏祖宗時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許轉至中奉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上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榜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榜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卸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等第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卸甲錢也乃執政間有密白上以綱得都城軍民之心欲以此離間之會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綱惶懼於上前辯明曰。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給空頭文武官告勅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道而已。此二人者乃齋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卽與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敘孤危之蹤。爲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溫顏慰諭。以謂偶批及此。非有他意。綱退待罪。乞去章十餘上。上悉批答不允。遣使押入綱。不得請。卽徑出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於道。旣歸府。復鎖府門。綱

翌日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於人言。於臣不能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此何也。上安慰久之。綱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能。會种師中沒於軍前。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綱爲宣撫使。代師道者。初幹離不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歿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劉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卽以矢石及之。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种師中進兵逼之。金人出境。兩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爲鑊

城法以困太原。鑊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通。而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种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卻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碗祇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皆憤散，師中爲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上決意用綱，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睿思殿，論遣行綱再拜力辭，上不

詆卽命尚書省出勅令而綱奏曰籍使臣不量人
爲陛下行亦須擇日受勅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
上乃許別擇日受勅綱退卽移疾在告乞致仕不允
許翰謂綱言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
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
益得以行其說且上怒將有杜郵之賜奈何綱感其
言起受命上錄裴度傳以賜綱入劄子具道吳元濟
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
臣才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以度況臣實謂非倫
且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

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可除而小人難去。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文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思刷前耻。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上優詔寵答。宣撫司得兵二萬人而闕馬。綱白上曰。戎事以馬爲先。今乏馬如此。無以奮張軍容。答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其

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匹。上令條具以聞。旣而崩止之，綱歎息而已。以二萬人分爲五軍。時捷勝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韜，時劉韜除宣撫副使，乃唐恪所薦。綱初不知，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爲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府。宣撫司兵凡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纔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啓行，而庶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綱惶懼，入劄子。

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太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併罷樞筦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告勅。繳納。上封還。遣使趨召。數四。綱入見上。具道中傷。祇以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爲朕巡邊。便可還闕。綱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管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鄆州。見呂夷簡。語誓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譏。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有朝廷執議。

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卽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苑。綱犒軍訖，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扇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綱召斬之。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劄子，以畿邑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頽圯，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初綱陛辭日。

爲上道唐恪聶山之爲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趕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嘗以爲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槍刃。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

之兵悉罷滅之。綱上疏力爭。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樞府。知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誓書之言。所不忍聞。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勞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

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置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而欲分布南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人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旣罷峒丁。又罷弓弩手。又罷土兵。又

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以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卽止。今以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

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由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而不爲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之兵，各令賚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種二帥以

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復刃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昨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未報間再具奏曰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義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上日以

御批捉解太原之圍於是宣撫副使劉韜制置副使解潛察訪使張灝勾當公事折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於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韜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爾綱奏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汾遼之師皆返還不進其後張灝又

違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爲賊所
奪綱極爲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
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
南兵至卽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
而朝廷之議變矣初賊騎旣出境卽遣王雲曹蒙使
金人軍中議以三鎮民兵不肯割願以租稅代割地
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歛我師非誠言也朝
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乃詔宣撫司不得輕
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旣而徐處仁吳
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

山陳過庭李四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
密旨及初除門下侍郎亦蔡攸矯制爲之責授散官
安置涪州綱竊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因入表劄奏狀
乞罷初唐恪謀出綱於外則處仁敏翰可以計去之
數人者去則綱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
猶降詔批答不允綱具奏不罷決誤國於是上命种
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綱
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綱連上章乞罷知樞
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丘縣得尚書省劄子有
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時九月初也綱具奏辭免

且上䟽言所以力乞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時事有不可爲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撫司得兵若干并防秋兵若干今屯駐某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旣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乞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旣而果有言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十罪於是落職宮觀責授保

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綱上疏辯論，謂退
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寧江。二年春，行次長沙，復舊
官，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關，都城圍閉，道路阻絕。
久之，聞命，卽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王室。以四月初
啓行，自巴陵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得元帥府檄。
方審都城破，二聖播遷，號慟幾絕。次太平州，得高宗
登寶位赦書，改元建炎。是時金陵爲叛卒周德等所
據，囚咄臣宇文粹中，殺官吏，居民焚舟船，雖受發運
判官方孟卿招安，而環甲乘城，殺戮恣橫如故。綱遣
使臣齎文檄諭之，令聽稟節制勤王，乃肯釋甲。然猶

桀傲不以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遯去。次金陵，因與轉運判官權安撫使李彌遜謀盡誅其首惡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杓統之以行。因奉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府事之命。上書論時事，并具奏金陵東南形勝之地，新罹兵火，宜早擇帥以撫鎮之。次寶應，聞已降，麻告廷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次泗上，以汴流淺澗，捨舟陸行。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皆已放散，因留湖南金陵兵卒於泗，奏取指揮，獨取數百人防護以往。次穀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臺印，開視之。

乃論綱不當爲相章疏其大意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以爲三公真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到罷之以爲中太一宮使兼講筵官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綱欲綱之留外而不進也乃知命相蓋出於淵衷獨斷益感懼或勸綱不若遂留綱曰國家艱危至此極矣豈臣子事形迹避嫌疑自愛惜之時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陳腹心退就田里歎且不朽如其言何足惜會復遣使趨召遂行有旨賜御筵於金果園命中書侍郎黃潛善押宴尚書右丞

呂好問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同與。卽具奏辭免。次金果園。學士董耘來見。傳上旨。嘗遣從事劉默齋御書由湖北往。迂鄉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語。感激流涕。遂如行在。遇三執政南都門外。告已具辭。免御筵。乃歸館所。時以城北鈐轄司爲府第。少頃。上遣使趨見。進對於內殿。見上敘致。不覺涕泗之橫。流上亦感動。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一切隨其計中。旣登城矣。猶假和議已定之說。以款四方勤王之師。凡都城子女玉帛乘

輿服御歷代所傳寶器下至百工技藝無不畢取然後劫遷二聖。東宮后妃嬪御親王宗室。凡係於屬籍者。悉驅以行。遺姦臣傳命。廢滅趙氏。而立張邦昌。僞號大楚。在京侍從百官。北面屈膝。奉賊稱臣。莫有死節者。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佑我宋。大命未改。故使陛下總兵於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綿墜緒。繼絕統。此非人力。乃天授也。興衰撥亂。持危扶顛。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撫萬邦。以還二聖。皆責在陛下。與宰相。宜得有大過人之材智者。相與圖治。以成中興。而考爰之際。首及微臣。自視缺然。力

小任重。伏望追寢成命。改授其人。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宜力爲多。特爲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禍。敗如此。朕嘗欲言於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眇然。以一身託於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難。此志已定。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道董耘所傳聖語。荷知如此。雖糜捐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臣愚蠢。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

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爲仇敵。其所喜者爲趙氏邪。其所惡者爲趙氏邪。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爲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上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綱奏曰。陛下天縱睿聖。固不難察此。然臣材力綿薄。實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子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又命執政聚於都堂。卽歸。且已暮矣。時六月朔日也。翌日綱面奏曰。方靖康之初。淵聖皇

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退師之後漸謂無事不能分別邪正進君子退小人且和且戰初無定議至其晚節專用姦佞而黜忠良虜騎再來遂有宗社不守之變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爲衆人不容於朝使總兵於外而又不使之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又百端譏譖竄逐遠方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復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無左右先容之助付以宰柄更望聖慈留神於君子小人間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涓埃雖死無憾每劄讀訖又敷

陳其所以然。上皆令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翌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餘皆留。次日與執政同奏事于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策，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巡幸劄子，有旨令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欽謂宗廟，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藝祖登進，曾赦惡逆，今已行難追。有旨選人惟有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赦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

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綱奏上曰：「臣十事自演，聰已蒙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欵曲商量。」綱奏曰：「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驩心，故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

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若以有餘日。虜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爲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大臣。統兵畿輔。趙野翁彥國等皆賫空名告身。數百道以行。迨彥國等囚其使而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杯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取科金銀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恕之。

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嫉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者私也天下憤嫉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爲何如昔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祇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於盆子不
得已以身自歸朝臣旣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爲三公真王參與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爲無功而陛下登極緣

昌之奉迎無邦昌則陛下何以自明臣皆以爲不然譬之巨室之家偶遭寇盜主人之戚屬悉爲驅虜而其僕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迫於衆議不得已而歸所有乃欲遂以爲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於劄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宣

今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而潛善上之甚力既屈服然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綱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對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綱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德涇軍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

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
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
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
頗感動。而汪伯彥亦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
欲如何處置。綱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常
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
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是夕劄子果降出。
翌日同執政進呈。潛善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
州。次進呈議僞命劄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
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詈諸

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爲妾，卿知之否。綱奏曰：自
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耻，不
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
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崔安國，死節
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卹。如及
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鞠，必得其實。臣聞方
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傳道意旨，往
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
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衣袂聯
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

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爲執政。此四人者，當爲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爲有之，得旨皆散官。廣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天均、胡思、陳冲等，以賊濫繫御史臺，候結案日，取旨李若水贈官外，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顏岐待罪章疏，執政贊上，欲令依舊供職。有旨令除待制，與宮觀執政退。上曰：卿昨日內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曰：自非陛下英睿天縱，豈能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黽勉自力，以圖報稱。

爲上言今日國勢比之創業尤難。正猶大厦之傾。持顛扶危。須一一修葺。而材料鮮少。此所以爲尤難也。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聞。而士民之願效其智慮尤多。陛下卽大位已踰月。而檢鼓院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者。上曰。屢語執政。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綱退。因批旨置登聞鼓院於左掖門之外。差官吏權攝。又請置看詳官兩員。於侍從職事官中選應。士民上封事陳獻利害。候降出。並付看詳官簽擬。可施行者。將上取旨。又於省門置司。以受詞訟公狀。六月六日同執政對于內殿。綱奏

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間其不逮遠矣然而有
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而羣臣輯睦於下然今日之
事須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
疆寇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
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
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
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金人迎還
二聖此規模之大略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於
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家之屏蔽也
料理稍全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棄置兩路

不復料理而欲自安於東南，譬猶外有寇盜，不爲之藩籬而欲安於堂奧，其可得乎。今河北河東雖爲金人蹂踐，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皆靖康之末失之真定，以新易李邈爲帥，懷以折彥質遞去，衛以朝廷遣使交割濬以無城郭之故，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雄霸深祁恩冀邢洛磁相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在州郡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結山寨以爲固，皆推豪傑以爲頭領，多者數萬，少者亦

不下萬人如此知名者已十數處朝廷不因此時
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爲
金人所迫糧盡力困坐受其斃強壯而狡獪者從賊
其次者爲盜老弱稚孺渡冀而朝廷何以待之且金
人善因兵於敵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使救援之
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怒朝廷使金人因得
撫而用之皆精兵也彼復何待借兵於他國哉驅之
以援中原而將之以酋首中國之兵亦將望風奔潰
未易禦也臣愚以謂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
經置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陛下德意所以不

忍棄兩河於夷狄者。措置經營。結連其豪傑。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復州縣。朝廷應副。錢糧告勑。有功者卽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高下。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特絕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久遠。無北顧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上曰。誰可任此者。綱奏曰。陛下儻採用臣策。臣當詢訪其人。續具聞。奏旣退。詢於士大夫間。多謂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張所者。山東人。以進士擢第。有材氣謀略。當靖康間。爲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闕。欲割棄河北。

既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圍城中獨上言
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
喜曰朝廷欲棄我於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
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部勒
既定會都城破謀勿果用上卽位於南都所首至行
在見上論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
件以聞朝廷欲以爲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
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及兄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
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謫所鳳引團練副使江州
安置是時綱尚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非所

前

不可然。綱以所嘗論潛善之故。頗難之事。既追他無
可使者。不得已。一日過潛善閣。子中相與款語曰。吾
輩蒙土委任。以艱難之秋。實負天下之重責。而四方
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招撫司。搜訪
殊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
罪如所之罪。孰不以爲宜第今日事迫矣。一失機會
悔不可追。不得已勢。須收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
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乃
無嫌第未知於公意何如。倘能先國家後私怨。爲古
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且

道潛善意上悅有旨官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
招撫使是時所已赴謫所遣使臣齋劄子召之二十
餘日而後至上召對募畫稱旨賜五品服內府賜緡
錢百萬以備募兵半年錢糧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
京畿兵千人爲衛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
宜從事有朝請郎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旣破率衆
數萬保西山屢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獻
所謀正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秘閣
招撫司叅謀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又二十餘日而
後行傅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官紹練兵事靖康初

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爲元帥治兵於河朔淵聖不喜令押出門其冬復有薦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陝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首至城下屢立功統御將佐士卒如古人斬斬整一無敢犯令者上卽位亮詣行在召對除通直郎直秘閣亮之爲人氣勁直議論不能屈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兩經殘破無城壁亮上疏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爲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府亮憤懣而去綱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知其智略氣節真可爲大將者欲

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
瓌爲使瓌亦陝西人累立戰功僉謂在武臣中可用
者上宣諭亮前疏中語綱廣土意而奏曰人臣論事
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謗訕故昔之
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於謗訕何所逃罪至於
有所激而云則必恕之以來讜言如周昌之對高祖
劉毅之答武帝皆人所難堪而二主恕之以其有所
激故也亮之言但欲激陛下歸京師耳非有他故願
聖度含容之且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爲尤難如亮
者今未見其比異日必能爲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

乃關陝氣俗之常不足深責上乃許其所請並召對
賜璣袍帶賜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勅銀絹與川綱
之在陝西者詔京西陝漕臣應副糧草餘如張所已
得旨而遣之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八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李綱

守成

初綱既建議料理河北河東適後宮降誕皇子綱奏
上曰皇子降誕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
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
赦令不及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雖不曾
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雪病疾死亡者不
可勝數恩卹不及後日復有急難何以使人上嘉納

故皇子赦於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守臣各轉兩官進職。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權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羅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樁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樁管。以待兩路支俵。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嘯書

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而
出塞應招撫經軍司募又擇武臣置沿河巡察使自
河陽抵濱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爲斥檄而潛善建
議令馬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
五萬人擣虛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綱曰今
日士怯兵弱而馬忠屢敗軋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
先復濬衛懷三州乘勢鼓行而北則諸郡之圍必解
而真定可復是時金人留兵三州祇數千人餘皆驅
吾民剝剪用之張所遣間與之結連多願爲內應者
以官軍民兵相表裏而圍之功可指日成故綱之策

出此而潛善堅執其議上可之綱不欲力爭乃以忠爲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換陝西人其材遠勝於忠既使副忠又令與張所相應援換亦以綱之策爲然進呈諫官鄧肅論僞命臣僚劄子多已行遣而肅曾在圍城中知之尤詳有未及者數人令留守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申公夷簡曾孫以元祐黨籍久困州縣靖康初綱薦於淵聖爲諫官後侍從邦昌僭逆以爲執政而好問嘗以蠟書至元帥府故上卽位首擢爲右丞肅論之頗怨而侍御史王賓亦上疏極言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於虜營

直以蠟書至元帥府督進師而反勸進爲懷貳而
奸無大臣節况嘗污僞命不可以立新朝奸問慙求
去甚力乃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又進呈肅論耿南
仲父子章疏上曰南仲誤淵聖罪天下共知朕嘗欲
手劔擊之夫復何道乃以散官安置嶺南而其子延
禧落龍圖閣學士令隨侍又論折彥質爲宣撫副使
而逃亡入川峽錢蓋爲陝西制置使而逃至湖北許
高許亢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懲戒則後孰肯以
任責者有旨彥質散官安置高亢編管嶺南蓋落職
降官分司會南康軍奏高亢寓其境欲謀變守倅以

便宜誅之而待罪。衆謂擅殺爲非。是綱曰。淵聖委高
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百。
自潁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盜賊。朝廷不能
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倖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
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
知戒乎。是當賞。上亦以綱言爲然。乃命各轉一官。是
時開封府與留守缺官。綱薦宗澤于上。以爲留守。非
澤不可。澤。潞東人。自爲小官。卓犖有氣節。靖康間。知
磁州。上以康邸持節使虜中。時金人再犯河北。澤力
挽留。以爲不可行。其後有元帥之命。遂卽大位。澤之

功多同列忌之，譖不得留府中。既除，知襄陽府。行在澤，適至，與語，哀哀可聽，發於忠義，至慷慨流涕。故綱力薦之，曰：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使澤當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知開封府兼留守。澤至京師，軍民畏愛，修治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知北京。徐處仁死，綱薦杜克代之，而以劉錫代充守滄州。又頻易置諸路帥臣監司及京東西守臣，然常患帥材之難得也。是時除侍從卿監郎官館職以補班列之闕，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而行在官出自圍城中者，多求東南差遣以自便，上命綱

草詔以戒諭之。其後許翰至，綱薦之於上，謂翰外柔
內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參與大政。上亦
喜其論事，乃以爲尚書右丞。一日同執政奏事內殿，
綱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
以助兵費。綱奏上曰：方熙豐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
五萬人，至崇觀間而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
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
賊再犯闕，潰散逃亡，不知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
之師集於都城側，三十餘萬人，其間多係召募民兵，
儻擇正兵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屯要害，州縣選糧。

給之。以爲後圖。亦足以壯聲勢。備緩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援例以歸。遂使行在禁旅單弱。雖旋蒐。其勢不多。今已散之。兵既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其性雖剽。不可使之遠戰。耐勞苦。習戰陣。惟西北之人。可使爲今日計。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方河北之人。爲金人騷擾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爲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夫金人專以

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蓋祖宗朝養馬于監牧，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爲給地，旣無孳生，馬亦銷耗。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于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關，河北京畿之馬爲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匹。今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旣不厲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又不可橫賦暴歛，科取於民，如免夫錢。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以勸誘，使斥其贏餘以

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全籍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令諸路監司保明按察以聞，上皆以爲然。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黃潛善商議於陝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於京東西募兵各二萬人，召募白身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招收潰散兵卒，改刺劄軍號，驍勝壯健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錢益爲陝西經制司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湟鄯之地，歲費不貲，爲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

以爲藩臣，朝廷省費，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徙置河內，以備使。今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爲國人信服，儻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爲使，齎告賜益麻党，征措置。湟部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議買馬，分爲三等，格尺價值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卽時給還價值。每及百匹，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綱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患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

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蠡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今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勢，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于沿河沿海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昔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後。

兵力衰單。燧募廝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一年。開廣場。集兵三萬。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凋削。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比。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賚。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成戍卒二萬。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此方鎮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寬其銜。勤以責。成功而誅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運掉之患。至於軍政。古者自五兩卒。旅積而至于二千五百人。爲師。又積而至于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其將帥正長。皆素具。

漢朝之制，惟以五十人爲一隊，五百人爲一指，揮而有故出師，始命將佐，取具臨時兵將，初不相識。今宜法古，五人爲伍，中擇一人爲伍長，五伍爲甲，別選一人爲甲正，四甲爲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爲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爲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六帥，皆平時選定，閑居則閱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服。驅之行陣，益多益治。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踰期，敗衄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爲名而無贈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爲辭，而反招收，宜置。

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聚糧，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一員隨，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施賞之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

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籍以受功狀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榜通衢後世徒見房瑄以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不可但當以革冒之以備火攻故古人兵車謂之革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進退旋轉曲折皆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爲行陣止則爲營壘平原可

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鐵騎不得以奔衝。其制甚精。凡造數百兩。教閱月餘。士卒皆習熟。會臣罷不果用。今宜頒其制於京東西。俱制造而教閱之。因繪圖進呈。有旨令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爲可用。乃頒降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嘉佑中。范仲淹請於河陽上流。置戰艦水軍。習水戰。以備契丹深入。當時不從其議。至于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入無人之境。蓋無水軍戰艦。以擊其渡。而控扼之也。管曹操盛兵以臨江表。周瑜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終身不敢窺。吳有旨如所請。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

又命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齋空名告身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又奏上既於河北、陝西、京東、西四路募兵，而軍器衲襖、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多散失。內庫甲冑甚多，特太重大，乞降指揮條具缺數，下諸路製造。於行在置司，取內庫甲改爲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製造旗幟之屬，上皆可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上乃命綱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賦入陝而用度廣，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

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府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幕職曹官。舊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侍郎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官親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四方潰兵爲盜如祝靖薛廣党忠閻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人。綱謂今日盜賊正當

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銅馬綠林下江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以破袁紹。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項卽先號令有元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給券及公據遣之遣去大半又擇其羸弱不勝兵者放散獨留強壯願克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軍差大小使臣克部隊將及擇有才力者爲統制官以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於他統制下充准備將領及差遣之類於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杜用山東李昱丁順揚進皆擁衆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

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綱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縣，其勢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乃命御營都統制王淵率師討杜用，都巡檢劉光世討拱州叛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宣討魚臺賊。不旬月間，皆斬杜用，李昱，獲甲馬寶貨不貲。餘悉平殄。丁順、楊進乃就招撫司招安。過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陽，擾京西湖。北綱建議遣范瑄討之。范瑄者在建康間，爲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宣力。其後歸京師，權步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不遣。有閤

漢竟傑勇

門宜贊舍人吳革者私結禁衛欲劫虜營迎淵聖歸謀洩爲瓊所殺上卽位瓊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爲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當濶略之以責後效瓊尚反側至是綱奏遣之討賊使離都城瓊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殺孝忠招安其餘以赴行在一日與執政奏事便殿上出絹背心一宣諭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賫來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綱與執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者宜藏之宗廟以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於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盡駑鈍措置邊事

以副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執政退，綱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綱奏曰：淵聖在東宮十餘年，令德聞於天下，及卽大位，憂勤恭儉，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別忠邪，群言紛至，爲小人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綱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

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關。提兵不過六萬人。旣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所邀求者。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旣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

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覲，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幾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綱奏曰：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

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師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寨於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於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絡繹不絕。勤王之兵既集，賊遂斂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自決水以渰浸京城西北，瀰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卽位之初，將士奮勵用

命其後賞罰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處有敘，號令嚴肅。聞其後賊至，造橋渡濠，恬不加卹，以十數人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卽詔減罷大半。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爲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於所忽也。綱因奏上曰：靖康間雖號爲通言路，然臺諫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議論，鞭峭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

上皆嘉納。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僞楚事。除諫議大夫。至是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上震怒，命付御史臺鞠治。證驗明白，齊愈歎服。衆頗爲之救解。上曰：齊愈奸惡悖逆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衆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於通衢。又進呈御史臺鞠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劄金銀自盜入已。上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測，衆救解之。有旨：情重者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又進呈留

守司鞠治承華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于內東門推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居福寧殿，李氏嘗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之婦入禁中，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府第，上震怒，謂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綱奏曰：邦昌既敢僭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決脊降配軍營務，下民爲妻。又宣諭王時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狀，綱奏曰：人臣不能仗節死義，而不顧君父，一至於此。雖犬彘有所不若。

益天下所同憤嫉姑俟邊事就緒徐議再行遣未爲
晚也。因納劄子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條茶鹽之
法以通商賈。剋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倣弓箭刀弩手
法養兵於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
變而官教閱之。又請於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
置使使以遠近相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條具進呈
取旨。其後遂置諸路制置使而餘事以綱罷政皆不
果行。初綱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
河東兩路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
事明賞罰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

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勝根本也。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嘗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選任將帥。屯列軍馬。控扼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日外議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天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官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兵聚馬。庶都城可守。而金賊可戰矣。綱再拜贊上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

太宗不是過也。上乃命綱擬撰詔文，頒降榜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綱留之，因具劄子，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而中興之主，撥亂定功，以兵馬爲先。一失西北，則二者無自得之。形格勢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惟南陽、光武之所以興，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可遣救援。蹙議

駐蹕自冬徂春雨。河措畫就緒。卽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取還巡幸東南手詔。翌日再具劄子。援楚漢柴陽成臯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議於上前。綱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陛下旣以降詔。獨留中原。奈何詔墨未乾。失大信于天下。上乃許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鹽鈔錢帛。委轉運使諸時糧草。命運發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

潛命四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陝西水路自歸峽以入南陽以發運使李祐爲隨行轉運使將啓行而潛善伯彥陰以廵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傳於外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廵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揮如批買馬祇令每州買馬百匹綱奏曰元降買馬指揮不立額數祇令有馬及格尺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百匹卽無馬去處必須科配却反成搔擾及又批出募兵收刺新軍有害軍政綱奏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收刺者祇謂潰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卽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之收刺因以申誓

元降旨進呈上意乃悟又批出翁彥國吳昉騷擾東南並落職與宮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綱每因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規諫雖苦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進指揮多不降出綱固知譖愬之言其入已深綱奏靖康間淵聖聽用唐恪而恪奸邪舞智以御其君能得淵聖之心移易是非變亂白黑卒譖罷徐處仁吳敏而奪之相其後遂致禍敗方陛下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振起中興之功誠不願蹈覆車之轍也八月五日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相則潛

善頌沮張所而罷傅亮綱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初張所既受招撫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卽渡河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內結陷虜兵民復懷衛濬三州解邢洛磁相中山之圍以圖收復真定既有期矣所尚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運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騷擾不當置司北京且言所欲起北兵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晝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蓋潛善伯彥相與謀使益謙爲此議以沮張所而惑上意也綱奏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

措置就緒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
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而言不當置司至于守
兵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具合用數申陳自朝
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聚爲
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
緣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
豈亦招撫司所致邪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
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
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
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

器甲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尚書省既劄下矣樞密院復以益謙申狀將取上旨凡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令河北行下州縣出榜後數日乃關過尚書省綱始見之乃以樞密院畫旨并尚書省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與伯彥爭於上前綱奏曰張益謙所奏皆細故情涉觀望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痛訴訾之此何理也是不過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故委張所以招撫因兵民盜賊之力以捍強敵而復故地今措置甫就緒行且成

功而沮抑之如此。州縣將士知朝廷議論不同安肯協力。弃事功於番成。良可惜也。伯彥無以對。第六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作俟前降指揮施行。初王瓌傳亮既受命爲經制副使。卽具畫一申朝廷。以謂河東州縣多爲金人所陷沒。至與陝西接連。如河中解州亦爲所據。與陝西相對。以河爲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賊。又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乞於陝府置司訓練措置。召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間不出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二萬人。

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兵以重賞總兵賞罰不明皆藏於民間不出每應點集者皆其家人也故瓌亮欲厚資給以募之與正兵相爲表裏其勝可必且一皆一可以當百也。面結連河東山寨豪傑度州縣可復卽復之可以渡河卽乘機進討以收復河陽河中解州沿河一帶據險要地兵衝漸議深入以復澤潞太原願當方面之寄有旨從之撥川綱之在陝西者使召募西兵又命陝西京西轉運司悉力應副瓌亮行纔十餘日樞密院復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卽日過河亮申朝廷以與前議及元降指揮不同今欲卽令過河無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卽過河後

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復得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誤國事。綱將上進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北、河北所失，不過數郡，其餘皆爲朝廷守。王師渡河，猶有駐泊得糧之處。河東州縣大半陷沒，沿河一帶自解州河中至河陽懷衛，皆爲金人所據。今經制軍旅未集，遽違前議，敗之渡河，遂爲孤軍，倘爲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將佐士卒。當此一道而經略之，古之將帥不從中御，願且如前議，盡將帥之智慮而責成俟其淹曠時月而無功，則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

驅渡河及
初案皆誤
就以固和

必毆之。若是之遽，而潛善、伯彥皆謂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機會。如亮等但欲逗遛耳。綱曰：兵事不可遷度。目下亦未見有機會可乘，但當委任將帥，使擇利而動耳。今不卹其措置未辦，集而毆之，使渡河。正所以爲賊餌，不見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申明朝廷前後所降指揮不同，乃將帥之職，豈可便以爲逗遛。如趙克固堅執屯田之議，不開宣帝以爲罪也。臣以謂不若只依前降指揮爲便。又論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

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乃設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揮於陝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蓋潛善密啓之也。綱留御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傅亮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元降指揮。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上意所謂。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綱奏曰。臣論傅亮乞降指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亮昨乞于陝府置司。與

金人對壘募兵訓練擇利過河收復州縣朝廷已從其請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澤節制卽令過河臣謂不可者有三事從中御不盡將帥之慮一也軍旅未集驅烏合之衆渡河卽成孤軍必爲金人之所潰二也軍潰之後朝廷未有將佐士卒可以當河東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爲非是當依前降指揮以責成功今乃緣臣爭論之故併與經制司罷之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熒惑聖聽欲以沮臣使去耳綱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欲罷傅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臣非敢輕爲去就更

望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罷，則臣何憂。亮去，因再拜榻前，上猶慰諭，相不須如此。綱既退，聞亮竟入表劄求去，上曰：「卿所爭事小，何須便爲去就。」綱奏曰：「人主之職在論一宰相，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儻以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必去。今有疾病者，衆醫不能治，而求之於草澤，既至，必爲察色診脈。曰：病如此，宜服某藥，則愈。而左右衆醫沮之，使不得投藥石，則草澤之醫亦將辭退，豈敢任責。又如大厦之將傾，而命都料匠以修之，必聽其擇材以易棟。」

楹設木以事撐柱持危扶顛乃可復全而衆工沮之
主人者不察既不使之易棟楹又撐柱之具悉拔并
之則都料匠亦將告去何則覆壓之虞難任責也方
朝廷承平無事之時宰相猶可尸祿備員以冒寵榮
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人主以其相爲不足任
則當亟罷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則當亟去臣自度終
無以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敢久居此妨
賢路哉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
洞霄宮時八月十八日也麻制中乃以綱募兵買馬
勸民出財爲罪又謂行遣僞命臣僚爲報私怨納御

批除日爲慢君命，不責翁彥國爲黨疵姻戚，爭議傳亮渡河爲沮格王師，如此類十數事，皆潛善密以付詞臣，綱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於秀州，宿留不敢行者半月，繼聞其掠毘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江歸梁谿，而言者再論麻制中所指以爲罪者，又言綱傾家貲以犒叛卒，爲緋巾數千頂與之，遣弟迓賊陰與之通，有旨落職，令鄂州居住，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毋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紹興二年，除知潭州，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

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裴、劾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僞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倘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潁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抹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則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俟彼屯歸，徐議攻討，此

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因視以遠定安集，今僞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姦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鴟張，苟或退避，則無以爲善後之策。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緩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讐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

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政。而強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僥倖。非致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須之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

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

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船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

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者。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晉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鑿輿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朔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

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強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爲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

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讓，以可無過。忽有撥扞，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藥，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于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

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槩可觀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不再來，使波於奔命哉？臣惟自咎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平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

則淮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僞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爲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僞齊兵於淮肥之上，車駕進發，幸建康。綱奏乞益飭戰

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十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輿

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關心我退
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
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民從而附之
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
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
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
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
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
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

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署國號而曰江南
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
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
我視彼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
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
二聖在其域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
年春兩宮凶問旣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
得要領命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
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
周朝廷而生後患不待語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

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
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
有赦令欲朝廷頒示州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
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
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
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九年除知
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踈無
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
湔拔昇以帥權省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旣而罷歸
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

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
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躋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
有係于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次年
薨年僅卅八計聞上爲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
喪葬之費賻少師官其親族十人每宋使至燕山必
問李綱趙鼎安否以爲遠人所畏服如此

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